

一祇從耶魯大學畢業的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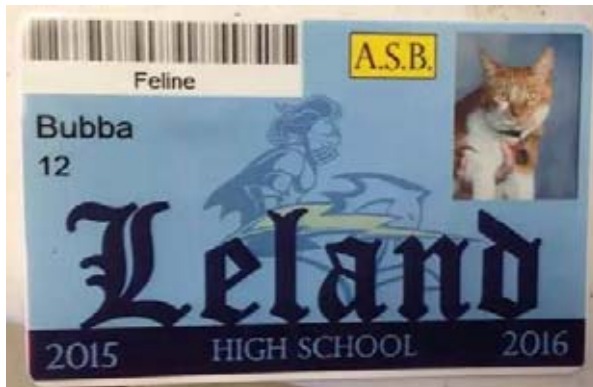
在美國耶魯大學，三年來，有一只貓每天出現在一個教室里。這只貓名叫布巴，它的家就在學校的後面，它的主人是一個書店老闆。它摸索着進入了耶魯大學，從此發現世界上居然還有上課這麼“有意義”的事情，於是就每天過來聽課了。它非常“勤奮好學”，無論是颶風還是下雨，它每天都會準時來到教室里聽課。原本它只是蹲坐在教室的角落里，奇怪的是每次老師講到精彩處，它都會探頭來聽，顯得很專注，後來同學們就從學校倉庫里為它搬來一套桌椅，把它抱到了椅子上，從此它就知道了這是它的專用桌椅，它可以毫無顧忌地坐在了這里了。布巴“聽課”非常安靜，從不亂叫亂跳，它還曾因此而得到過教授的表揚。那次，有幾個男同學不認真上課，還調皮搗蛋影響別人。教授發覺以後就說：“你們自己可以不聽，但起碼不要影響別人。你們看布巴，它雖然經常打盹，但它從不影響別人！”

每天，布巴都會準時到教室門口安靜等待開門上課，比其他學生都準時。它也有來得太早的時候，就先在門口眯一會兒，同學們都說

學校提議為布巴塑一個雕像，不過這個提議最終被學校駁回了。

理查德校長卻做出了另一個決定，因為布巴所在的班級眼看要畢業了，那就讓布巴和同學們一起拿到一張耶魯大學的畢業證書吧！於是在2016年7月18日，學校讓同學們為布巴披上了一件特製的畢業袍，然後布巴和同學們一起拍了畢業照。“在耶魯大學‘讀了三年書’，它將會用這些知識做什麼並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它畢竟陪着學生們一起度過了這三年！”理查德校長在畢業典禮上說。

這件事情傳開以後，很多人都批評耶魯大學將畢業證書視為兒戲，但是理查德校長並不這樣認為，他在耶魯大學的社交網站上發視頻說：“第一，我們從它身上學到了這樣一個道理——只要堅持不懈，你總有被人認可和修得正果的那一天；第二，這並不是視畢業證書為兒戲，而是對任何一個堅持者的尊重與愛，哪怕那只是一只貓，而尊重與愛，本身就是教育的核心。”



它是“為了避免在上課時打瞌睡”。因為布巴上課勤奮，同學們就向學校提議給它頒發“學生證”，結果耶魯大學的高層領導還真的派人連續考察了一周，發現它真的天天來“聽課”，於是就答應了同學們的請求，派人給布巴拍了一張照片，然後煞有介事地給布巴做了一張“學生證”，掛在布巴的脖子上。因為布巴實在太受歡迎，同學們甚至提出了更加非分的請求，他們向

掐指一算，我已有十五年沒有回過老家了，整整十五年啊！人生有幾個十五年？

一想到母親，我的心就如刀絞般疼痛。十五年了，母親，我無時無刻不在思念着您。

十五年前，因為母親不習慣跟我待在家里，我自己定了一個規矩，每月最後一周的周末回家。每次我回家時，母親都會早早在村口榕樹下等我。有一次，我因為臨時有急事走不開，母親一直等到晚上。後來我跟母親說：“我現在已是領導了，身不由己了，那個規矩就廢了吧。”母親的頭像雞啄米似的點着，她牽着我的手說：“只要你沒事就好，我在電視上能看到你。”

離村口越來越近了，我的腳步卻如灌了鉛般越來越沉重，遠遠看見村口的大樹依舊枝繁葉茂，母親瘦小的身影在濃蔭處縮成一團，朝路邊張望着，我揉揉眼睛，母親的臉龐越發清晰。母親等了我多久？她怎麼知道我今天回來？我快

步走向前去，原來，那身影是一根朽木。

在村頭我遇見三叔，三叔從前硬朗的身板已佝僂，眼神混沌，牙齒脫落。

“回來了？回來就好。”三叔面無表情。

三叔帶我去見我母親。

我跪在母親面前，想跟母親說十五年積攢下來的話，卻只說了一

句：“媽，對不起……”我的話就哽在喉嚨里，再也出不來，淚水卻像決了堤的水，洶涌而出。

我在母親面前跪了一天一夜，求母親原諒，母親卻一直沉默不語。母親無法原諒她的兒子，因為母親在十五年前出事的那一天已含恨離世。

今天我出獄了，才知道親情的牢獄是無期的。



想起那個叫霞的同學

一個轉筆刀，改變了一個人的人生軌跡。直到現在，我都替這個叫霞的同學惋惜。

霞是我的小學同班同學。她是個很文靜的姑娘，穿得乾乾淨淨，學習也好，在我們班第一批加入了“紅小兵”。

三年級上學期，班上出了這麼一檔事：一個叫苗紅的同學，暑假從上海歸來，帶回了一個有搖把的轉筆刀。這可把我們稀奇壞了——因為當時的轉筆刀大都是那種一塊橡皮大小、邊側一個小孔、靠手捻動鉛筆旋轉的。一下課，大家就都圍着苗紅“嘗新鮮”。苗紅自然是非常驕傲。

但有一天下課，苗紅突然哇哇大哭起來，說她的轉筆刀不見了。

這可不是一件小事，放學後，班主任把大家留了下來，講了一通“千里之堤潰於蟻穴”之類的道理，勒令偷了轉筆刀的同學主動交出來，否則將嚴懲不貸。最後，看講道理沒有效果，老師便讓班幹部挨個搜。結果，從霞的書包里搜出了那個轉筆刀。

大家都很意外。

霞起初矢口否認，說一定是別人塞進她的書包里的。可人贓俱獲，由不得她不承認。班主任嚴厲地批評了她，讓她寫檢查，並在第二天上課前當着全班同學的面念。

她念檢查時的場景我還有印象：從頭到尾都在哭，渾身顫抖，似乎馬上會癱倒。

此後，班上無論誰丟了東西，大家首先就會想到霞，她成了重點“過篩子”的對象。隨着“過篩子”的次數越來越多，霞好像變了一個人，原本愛乾淨的她，邋里邋遢起來；性子也越來越潑，滿嘴髒話，後來竟敢和男同學打架。

中學沒畢業，她就輟學了。我上高二那年，學校的化學實驗室被盜。案破後，公安人員帶嫌犯來學校指認現場，為首

的竟是她。她渾不慚地沖我們做着鬼臉。

此後傳來有關她的消息，總是和小偷小摸連在一起。

歲月流轉，大家都踏上了不同的人生旅程。這個不着調的同學，早就淡出了我的記憶。有一年春節，幾個中學同學聚會，談起年少時的孟浪事，一個從重點大學畢業後在北京一家重要機構工作的男同學說，其實那個轉筆刀是他拿的。老師要追查時，他嚇壞了，偷偷塞進了同桌霞的書包。

當時，我恨不得扇這個同學一嘴巴！如果沒有他偷拿轉筆刀這件事，霞一定會和我們一樣考上大學，有一份可心的工作……

霞，讓我想到了人的尊嚴問題。尊嚴，就是一個人的人格和權利被尊重。心理學家認為，就價值取向來說，最重要的莫過於尊嚴，它比金錢、地位，甚至生命都重要。因為尊嚴是立身社會的精神支撐，是一個人能夠走多遠的前提。當尊嚴被尊重時，人才會為自己的人生奮鬥，個人的潛能才能發揮出來，才能活得體面。而一旦尊嚴喪失，就如同脊柱折斷，想站立而無力；當行為不被人們肯定時，就會破罐子破摔，做事、做人就會沒有底線了……“人活一張臉，樹活一張皮”，說的正是這個道理。

其實，不光是人，連動物也有尊嚴。我讀過這麼一篇文章：

一條叫黑子的軍犬能力超拔，屢立奇功。一天，軍犬訓練員突發奇想，想測試它受到委屈時會有什么反應。

他找來了十幾個戰士，讓大家站成一排，然後讓其中的一位去營房“偷”了一件東西藏起來，再站回隊伍中。完成一切後，他牽來黑子“破案”。

黑子很快就將“小偷”找了出來。可訓練員說找錯了，讓它再去找。黑子又迅速找出了“小偷”。訓練員依然否定。如此再三，黑子便越來越不自信，可憐巴巴地揣摩着訓練員的眼色……最後，它按照訓練員的眼色把停在身邊的那個人叼了出來——這當然是錯的。

這個玩笑的可怕後果是：當黑子明白這是一場騙局後，幾大滴熱淚流了出來。此後，它不吃不喝，精神委頓，不再信任任何人。沒辦法，只好讓它退役。

在我的私人藏品中，有一個發黃而陳舊的信封，里面裝着十幾張唐山大地震後一切化為廢墟的照片，那里曾是我的“家”。還有一頁大地震當天的日曆，薄薄的白紙印着漆黑的字：1976年7月28日。

變得怎么異樣？是過於沉重嗎？是曾經的一種絕望又襲上心頭嗎？記得一位朋友知道地震中我家覆滅的經歷，便問我：“你有沒有想到過死？哪怕一閃念？”我看了他一眼。顯然這位朋友沒有經歷過大地震，不知這種突然的大難降臨是何感受。

如果說絕望，那只是在地震猛烈地搖晃的那幾十秒鐘的時間里。我感覺這次大地震持續的時間實在太長了。後來我樓下的鄰居說，在整個地動山搖的過程中我一直在喊，叫得很慘，但我不知道自己在叫。

我的家在唐山大地震中化為一片瓦礫。牆角的一堆磚石差點埋葬了我和兒子。

當時由於天氣悶熱，我睡在閣樓的地板上。在我被突如其來的狂跳的地面猛烈彈起的一瞬，完全出于本能，我撲向睡在小鐵床上的兒子。我剛剛把兒子拉起來，小鐵床的上半部就被一堆塌落的磚塊壓下去。如果我的動作慢一點，後果不堪設想。我緊抱着兒子，試圖翻身把他壓在身後，但已經沒有可能。小鐵床像大風大浪中的小船般顛簸。屋頂老朽的木架發出嘎吱嘎吱可怕的巨響，頂上的磚瓦大雨一般落入屋中。我親眼看見北邊的山牆連同窗戶，像一面大帆飛落到深深的後衛里。閃電般的地光照亮我房後那片老樓，它們全在狂抖，冒着煙土，聲音震耳欲聾。然而，大地發瘋似的搖晃不停，好像根本停不下來了，我感到樓房馬上要塌掉。睡在過道上的妻子此刻不知在哪里，我聽不到她的呼叫。我感到兒子的雙手

死死地抓着我的肩背。那一刻，我感到了末日來臨。

但就在這時，大地的震動突然停止，好像列車的急剎車。這一瞬的感覺極其奇妙，恐怖的一切突然消失，整個世界一片漆黑，沒有聲音。我趕緊睜開蓋在腿上的磚塊跳下床，呼喊妻子。我聽到了她的應答。原來她就在房門的門框下，趴在那里，門框保護了她。我忽然感到渾身熱血沸騰，就像從地獄里逃出來，第一次充滿強烈的再生快感和求生渴望。我大聲叫着：“快逃出去。”我怕地震再次襲來！

過道的樓頂已經塌下來。樓梯被柃架、樑木和亂磚塞住。我們拼力扒開一個出口，像老鼠那樣鑽出去，並迅速逃出這座只要再一震就可能垮掉的老樓。待跑出衛衛，看到街上全是驚魂未定而到處亂跑的人。許多人半裸着。他們也都是從死神手縫里逃出的倖存的生還者。我抱着兒子，與妻子跑到街口一個開闊地，看看四周沒有高樓和電線杆，比較安全，便從一家副食店門口拉來一個菜筐，反扣過來，叫妻兒坐在上邊，說：“你們千萬別走開，我去看看咱們兩家的人。”

我跑回家去找自行車。鄰居見我沒有外褲，便給我一條帶背帶的工作褲。我腿長，褲子太短，兩條小腿露在外邊。這時候什么也顧不得了，活着就是一切。我跨上車，去看父母與岳岳岳母。車子拐到後街

上，我才知道這次地震的厲害。窄窄的街面已經被震得扭曲變形，波浪般一起一伏，一些樹木和電線杆橫在街上，彷彿剛遭過炮火的轟擊。供電全部中斷，街兩邊漆黑的樓里傳出呼聲。多虧昨晚我睡覺前沒有摘下手錶，抬起手腕看看表，大約是早晨4點半。

幸好父母與岳岳岳母都住在一樓，房子沒壞，人都平安，他們都已經逃到比較寬闊的街上。待安頓好

長輩，回到家時，天已大亮。這時，我們才彼此發現，我們的臉和胳膊全是黑的。原來地震時從屋頂落

下來的陳年灰塵全落在臉上和身上。我將妻兒先送到一位朋友家，這家的主婦是妻子小學時的老師，與我們關係甚好。我又急匆匆跨上車，去看我的朋友們。

從清晨直到下午4時，一連去了16家，都是平日要好的朋友。此時相互看望，目的很簡單，就是看人出沒出事，只要人平安，謝天謝地，打個照面轉身便走。我的朋友們都還算幸運，只有一位畫畫的朋友後腰被砸傷，其他人全都逃過這一劫。一路上，看到不少屍首，身上蓋一塊被單停放在道邊，我已經搞不清自己到底是怎樣還活在這世上的。中午騎車在道上，我被一些穿白大褂的人攔住，他們是來自醫院的志願者，正忙着在街頭設立救護站。經他們告知，我才知道自己的雙腿都被砸傷，有的地方還在淌血。護士給我消毒後塗上紫藥水，雙腿花花的，我看上去很像個掛了彩的傷員。

我要留住這一天



出沒出事，只要人平安，謝天謝地，打個照面轉身便走。我的朋友們都還算幸運，只有一位畫畫的朋友後腰被砸傷，其他人全都逃過這一劫。一路上，看到不少屍首，身上蓋一塊被單停放在道邊，我已經搞不清自己到底是怎樣還活在這世上的。中午騎車在道上，我被一些穿白大褂的人攔住，他們是來自醫院的志願者，正忙着在街頭設立救護站。經他們告知，我才知道自己的雙腿都被砸傷，有的地方還在淌血。護士給我消毒後塗上紫藥水，雙腿花花的，我看上去很像個掛了彩的傷員。